

“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叙实性逆转功能 与魔术效应^{*}

——表示“事实颠覆信念后不情愿地悬置不信任”的心理

袁毓林

提要 本文讨论“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三种不同的构式意义及其叙实性特点。文章指出,由于谓语核心“相信”是表示信念的非叙实动词,因此这种构式原本是非叙实的(不预设宾语所指的命题 y 为真或为假),其组合性意义为“x 不愿意信任 y, y 可真可假”。但是,在惊讶于事实颠覆信念的心理作用(即“魔术效应”)下,这种构式转变为叙实的(预设 y 为真),涌现出了“x 不情愿地悬置不信任 y, 因为 y 居然为真”之类强势的规约性意义。进而在特定的语境条件下,受 x 坚持质疑和不肯悬置不信任 y 的心理驱使,又解锁出“x 不愿意悬置不信任 y, 因为 y 显然为假”之类弱势的规约性意义,即转变为反叙实构式(预设 y 为假)。并且,在数量上,这种构式的叙实用例绝对地压倒其反叙实用例和非叙实用例。

关键词 构式(意义) 叙实性逆转 魔术效应 涌现 解锁 (组合性 vs. 规约性) 意义

1. 引言 “不敢相信”句意义的困惑度

从叙实性(factivity)的角度看,①由“不敢相信”作谓语核心构成的“X+不敢相信+Y”等句子形式,在语义理解方面有相当的困惑度(perplexity)。问题主要集中在宾语小句 Y 所指的命题(记作 y)的真值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有时真,有时假,有时是可真可假的)。例如:

- (1) 他是那样矫健,那么从容,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是 76 岁高龄的老人。(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然而,他的确是 76 岁高龄的老人。/#其实,他并不是 76 岁高龄的老人。}②
- (2)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但遍访山东的来人,都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CCL 语料){后续句替换测试:不出所料,遍访山东的来人,都证明这是假的。}
- (3) 如有的人吞铁钉、吃玻璃,刘静生虽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又不知假在何处。(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的确,这是假的。/#其实,这是真的。}
- (4) 真不敢相信“吴书记”摇身一变成了“乱世奸雄”。(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其实,这是被诬陷的。/#的确,这是真的。}
- (5) 我不敢相信自己不能拥有自己。(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的确,自己根本不能拥有自己。/#其实,

^{*} 本文得到澳门大学讲座教授研究与发展基金(CPG2024-00005-FAH)和启动研究基金(SRG2022-00011-FAH)的资助,承蒙周韧教授、吴国向副教授和审稿专家指正,谨致谢忱。

① 关于叙实性的概念和动词/谓词叙实性的类别,参看 Kiparsky 和 Kiparsky(1970)、袁毓林(2020a)、Degen 和 Tonhauser(2022)。

② “#”表示其后的语句在句法上没有问题,但是在语义上跟上文不一致或语用上不合适。下同。

自己完全可以拥有自己。}

例(1)的后续句测试说明,“不敢相信”的宾语小句Y所指的命题y为真。例(2)的后续句说明,先行句的宾语小句所指的命题y可以为真;但是,也可以替换为佐证其为假的后续句。例(3)(4)的后续句测试说明,“不敢相信”的宾语小句所指的命题y为假。值得注意的是,例(4)对宾语小句的主语和宾语分别加了引号,来标记这是元语言引用(meta-linguistic quotation),从而表明说话人对“吴书记是乱世奸雄”这种断言的否定、不认可的立场和态度。例(5)的后续句测试说明,“不敢相信”的宾语小句所指的命题y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

这种语句的叙实性意义微妙复杂,叙实性上的对立和漂移及其句法语义条件似乎不同于以“假装/忘记/记得”等动词为谓语核心的句子(参看李新良和袁毓林,2016;袁毓林,2020a、2020b、2020c、2021)。虽然这种句子的意义和叙实性如此复杂,但是,在日常交际中,听、读者凭借自己的语言知识和语境知识大都能够正确地识解这种语句的意义。那么,识解这种句子的叙实性意义的机制(包括语言知识和语境知识及其运用方式)是什么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从我们分析过的3000多个相关例句看,“不敢相信”句预设宾语小句Y所指的命题y为真的(即叙实的)占绝大多数(95%以上);为假的(即反叙实的)占极少数(4%以下);可真可假的(即非叙实的)占绝对少数(1%以下)。因此,我们先描写这种叙实语句的结构和语义表达,讨论句式意义和预设宾语所指为真的概念结构基础和心理机制;然后,通过跟相关的非叙实语句(预设宾语所指可真可假)比较,来揭示这种反叙实句式预设宾语所指为假的限制条件,说明这种反叙实语句和叙实语句在词汇和形态句法方面的差别;最后,通过描写英语中相关的句式,来说明有关概念结构和心理经验对于句式意义的涌现与识解的决定性作用。

2. “相信”句的叙实性及其不平凡性

从语义上看,“相信”是信念动词,表示某人(语言表达形式记作X)认为某事(语言表达形式记作Y)正确或确实而不怀疑。因此,在“X相信Y”一类构式中,Y的所指(即某事,记作y)只是X的所指(即话主某人,记作x)或整个句式(或话语)的说话人(记作s)的一种信念,他们并不承诺Y所表示的命题y一定为真(或为假)。例如:

- (6) 红英相信大部分记者都是敬业又有分寸的。(BCC语料){后续句测试:的确,大部分记者都是敬业又有分寸的。/其实,大部分记者既不敬业又没有分寸。}
- (7) 它(人间)的严酷容易使人失去信心,于是人们乐意幻想并且相信在人间之外存在着另一个幸福世界,里面充满人间所稀缺的一切好东西……。(CCL语料){并列测试:*人们知道并且相信在人间之外存在着另一个幸福世界……。}
- (8) 她突然莞尔一笑,乖巧地说“谢谢。杰弗里,我绝对相信你,相信你不会在酒中下毒。不过为了万全起见,我不能喝它,……。”(BCC语料)
- (9) 她根本不相信自己会受制于一个凡人,但是今天……由不得她不相信了。(BCC语料)

在例(6)中,“相信”标定宾语小句“大部分记者都是敬业又有分寸的”所表示的命题只是话主红英的一种信念,而不是一种事实。所以,后续跟其语义相反的小句也不会引起语义矛盾。据此,可以说“相信”是一个非叙实动词(non-factive verbs),不能保证宾语所表示的命题为真。从例(7)可见,非叙实动词“相信”可以跟反叙实动词“幻想”并列,因为它们在叙实性上共有[-真]的语义特征。但是,“相信”不能跟叙实动词“知道”并列,因为“知道”在叙实性上具有[+真]的语义特征,跟具有[-真]特征的“相信”不相容。正因为非叙实动词“相信”不

预设宾语所指一定为真,所以例(8)中的“她”可以虽然“相信”杰弗里“不会在酒中下毒”,但是并不保证“你不会在酒中下毒”的确是一个事实;于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说“为了万全起见,我不能喝它”。例(9)则表明,即使在“相信”前面加上否定词语,也并不能使宾语小句所指的命题获得真值(为真或为假)。可见,“相信”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非叙实动词。

信念动词“相信”虽然不预设宾语所指的真值,但可通过一些修饰语来增加或减弱宾语命题的可信性(trustworthiness)或似然性(likeliness)。例如(以下均为CCL语料):

- (10) 从亚当·斯密时代直到20世纪初,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实现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佳途径。
- (11) 康德批判莱布尼茨的唯理论,说他盲目地相信理性的可靠性,全盘否认感觉经验的必要性;……。
- (12) 根据《梅底》和《江湖切要》等资料,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19世纪末是袍哥密语的一个演变时期。
- (13) 亲爱的人死了,理智上也知道死人就是死了,没有理由相信灵魂不灭。如果只按照理智的指示行动,也许就没有丧礼的需要。

例(10)中,通过话主的复数性来提升“相信”的宾语所表示的命题的可信性;在例(11)中,通过状语“盲目地”来削弱“相信”的宾语所表示的命题的可信性;在例(12)(13)中,通过“有/没有(充分的)理由”来修饰“相信”,从而增加/减弱了“相信”的宾语所指的命题的可信性。

虽然“相信”表示言者对命题的态度,即表明对于宾语所表示的命题的认识状态(只是一种信念,而不是事实),但是信念动词“相信”及宾语之前还可以出现表示其他认识态度的助动词,从而形成“X+助动词+相信+Y”构式。例如:

- (14) 在这种幻想支配下,一个人可能相信幸福的婚姻的全部秘密在于:在众多的对象中找到一个最适合的对象。(BCC语料)
- (15) 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里,我们必须相信:先行者定有先机。(CCL语料)
- (16) 你一定要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BCC语料)
- (17) 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CCL语料)
- (18) 可是作为宇宙学家,我们确实不得不相信,情况就是这样的。(CCL语料)

在例(14)(15)中,“相信”前的助动词“可能、必须”分别表示对于采取“相信”这种认识态度的可能性的估计、必要性的肯定等主观态度;在例(16)–(18)中,“一定要、很可以、不得不”则是对于上述认识态度的强调性表达。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动词“相信”在叙实性方面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平凡的角色(trivial roles)。令人惊奇的是,当“X+助动词+相信+Y”构式的助动词前出现否定词,或者助动词本身是否定形式时,“相信”句的叙实性会发生逆转,这种否定性构式居然可以预设宾语小句所表示的命题为真。结果,出人意料地显示出动词“相信”及所构成的句子在叙实性方面是不平凡的(nontrivial)。下一节我们将具体地举例讨论。

3. 在否定意愿下“相信”句叙实性的逆转

如上文所述,在肯定形式的“X+[可能+相信+Y]”构式中,话主或说话人并不预设宾语小句所表示的命题为真(或为假);但是,在否定形式的“X+不能+相信+Y”构式中,话主或说话人却可以预设宾语小句所表示的命题为真。例如:

- (19) 回头看看那条山路,就像是一场恶梦,太惊险了,我不能相信自己就是从这条道路过来的,那是劫后余生的感觉。(CCL语料){后续句测试:“其实,我不是从这条道路过来的。”}
- (20) 我至今还不能相信他真的走了,昨晚我捧着他的照片看了一晚上。(CCL语料)

(21) 一个星期后收到一封来自哈佛的信,映入眼帘的居然是“祝贺!”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CCL 语料)

(22) 他的手竟然不规矩地抚弄着她的腰肢和大腿!她倒抽了一口气,不能相信他用对待轻浮女子的方式来对待她。她用力推开流川见月,脸色一片惨白……(BCC 语料)

从例(19)的后续句测试可见,在这种否定形式的“X+不能+相信+Y”构式中,Y所表示的命题y为真。如果后续跟y意义相反的命题,就会造成语义矛盾。也就是说,在否定意愿的情况下,“相信”句的叙实性发生了逆转:从非叙实向叙实漂移。这种对信念的否定意愿的表达形式,除了上面的“不能”之外,还有“不愿、不肯、不敢”和“无法、难以”。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语义考察和叙实性测试。

首先考察跟“X+不能+相信+Y”相近的“X+不愿+相信+Y”构式。例如:

(23) 正因为他不愿相信他目下的境况是真的,所以他并不失望。(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但是,他目下的境况的确是真实的。/“其实,他目下的境况并不是真的。}

(24) 如雷轰顶,我第一次真正知道我的的确确是个日本人,可我不愿相信,对妈说,你就是我的亲妈,我永远是你的亲女儿!(CCL 语料)

可见,“X+不愿+相信+Y”构式的实例,如果是第三人称叙述的话语,那么话主和说话人是互相分离的。比如,在例(23)中,宾语小句Y所表示的命题y尽管是话主在主观上或情感上不愿意相信的,但却是说话人预设其为真的。如果是第一人称叙述的话语,话主和说话人就合而为一。比如,在例(24)中,“相信”的宾语小句承上文“知道”的宾语小句而省略。这个零形式的宾语小句Y所表示的命题y尽管是话主在主观上或情感上不愿意相信的,但却是他同时作为说话人而预设其为真的。在这种情况下,非叙实动词“相信”可以跟叙实动词“知道”共享宾语而不会造成语义矛盾。

下面,我们考察跟“X+不愿+相信+Y”相近的“X+不肯+相信+Y”构式。例如:

(25) 直到王川被抓起来,他的父母都不肯相信,儿子会与这起杀人案有关。(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但是,王川的确与这起杀人案有关。/“其实,王川与这起杀人案无关。}

(26) 他们每夜都要忍受我的“鼻腔奏鸣曲”,可我总不肯相信这是事实,直到有一天他们录了音放给我听,我才知道我的鼾声简直像号角在鸣响。(CCL 语料)

从上例可见,“X+不肯+相信+Y”构式的叙实性特点跟“X+不愿+相信+Y”构式相似。

下面,我们再考察跟“X+不肯+相信+Y”相近的“X+不敢+相信+Y”构式。例如:

(27) 我打扮后站在镜子面前看了一下,我真不敢相信镜子里的美丽女生就是我……(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但是,镜子里的美丽女生的确就是我。/“其实,镜子里的美丽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8) 不少外国专家参观完葛洲坝电站后,都不敢相信这么大的工程会是中国人自己干的。(CCL 语料)

从上例可见,在“X+不敢+相信+Y”构式中,宾语小句Y所表示的命题y尽管超出了话主的估计,是他没有把握去相信的,但却是说话人预设其为真的,也是他最终不得不相信的。

现在,我们考察跟“X+不敢+相信+Y”相近的“X+无法+相信+Y”构式。例如:

(29) 人们无法相信这个刚强的汉子会身患如此重病。(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但是,这个刚强的汉子的确身患如此重病。/“其实,这个刚强的汉子并没有身患重病。}

(30) “我无法相信手中捧的是温网冠军的奖盘,但奖盘的确在我手中。”她说。(CCL 语料)

从上例可见,在“X+无法+相信+Y”构式中,宾语小句Y所表示的命题y尽管超出话主的预期与信念,是他没有办法去相信的,但却是说话人预设其为真的,也是他最终不得不相信的。因此,例(29)如果后续跟Y反义的小句就会造成语义矛盾。在例(30)中,后续的转折句跟Y语义和谐,所以前后小句没有语义矛盾。

下面,我们再考察跟“X+无法+相信+Y”相近的“X+难以+相信+Y”构式。例如:

- (31) 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我们! 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但是,他确实已经离开我们。/#其实,他并没有离开我们。}
- (32) 获得这次大赛一等奖的是一位下肢残疾的女青年。人们难以相信这件设计新颖、款式高雅、织工精致的作品,会出自一位残疾人之手。(CCL 语料)

从上例可见,在“X+难以+相信+Y”构式中,宾语小句 Y 所表示的命题 y 尽管超出了话主的预期,是他不容易去相信的,但却是说话人预设其为真的,也是他最终不得不相信的。

由于构式整体意义的统合作用(integration),否定意愿的表达形式“不能/不愿/不肯/不敢/无法/难以”本来的意义差别在进入构式(即形成“X+不能/不愿/不肯/不敢/无法/难以+相信+Y”形式)以后被弱化了;因而,它们可以并列出现。例如:

- (33) 她不愿相信这个,她不能相信这个,她不敢相信这个,她也不肯相信这个……。(CCL 语料)
- (34) 他呆呆地看着这行文字的头一个字,无论如何不敢相信,不愿相信,不能相信。(CCL 语料)
- (35) 今年1月4日,我从报纸上惊悉孔繁森同志已经离去,怎么也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实的,因为孔书记还约我去西藏,可孔书记却……(CCL 语料)

从上例可见,即使改变“不能/不愿/不肯/不敢”的出现顺序,也不会改变句子的意义。这一点跟单纯的否定和双重否定表达不同。例如:

- (36) a. 吉尔不相信、也不愿相信萧恩会退休。(CCL 语料)
b. ?吉尔不愿相信、也不相信萧恩会退休。
- (37) a. 我们三人计议一番,都不愿相信当真如此,却又不能不信。(CCL 语料)
b. ?我们三人计议一番,都不能不相信当真如此,却又不愿相信。

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规律:语义相对不确定的“不+相信+Y”(并不预设命题 y 为真或为假)应该出现在语义相对确定的“不愿+相信+Y”(预设 y 为真)之前;语气较弱的否定式意愿“不愿+相信+Y”应该出现在语气更加肯定的双重否定形式“不能不+相信+Y”之前。其中的一些句法语义细节,还有待于将来进一步研究。

有了上面基础性的描写工作,下一节就可以从构式的角度来分析其形式结构和语义表达及其概念结构基础,特别是推动这种构式涌现出(emerge)叙实意义的心理机制。

4. “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叙实意义及其心理机制

为了方便,下面把“X+不能/不愿/不肯/不敢/无法/难以+相信+Y”等表示否定意愿的“相信”句简称为“X 不敢相信 Y”构式。说它们是构式(construction),是因为它们具有比较固定的结构形式和特定的语义表达,符合构式是一种独立于特定动词的“形式—意义”配对(form-meaning correspondences)的定义。^③从形式上看,这种构式一般具有话主的语言表达形式 X、否定性意愿表达“不能/不愿/不肯/不敢/无法/难以”等词语、信念动词“相信”及宾语小句 Y 等构式元素,以及这些构式元素的变异范围有限的配列方式(即典型的“X+否定性意愿表达+相信 Y”结构及其变式)。从意义上看,这种构式表示一种反预期意义:话主本来预期命题 y 不会/不可能/不容易实现,但是,事实上它却实现了;这是出乎话主或相关人士(包括说话人)的预料的,这几乎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使人惊讶的事情。因此,宾语小句 Y 中可以出现“竟、竟然、居然”等副词,来表示出现 Y 所指的事件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例如:

^③ 参看 Goldberg (1995) 中译本第 1.4 页。

(38) 覃祖义、覃祖强兄弟俩在紧挨着的两间死囚牢里呜咽,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与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划上等号。(CCL 语料)

(39) 当我第一次走进谷歌的食堂时,我真不敢相信居然会有一家公司能够为员工提供如此奢侈的饮食。(CCL 语料)

关于“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意义,最突出和引人入胜的语义学事实是:虽然“相信”表示一种信念,指谓某人(比如话主)根据经验、规则等作出预测、推断(正如上文第2节所说的,“相信”具有非叙实的语义特点,不预设宾语小句所指命题为真或为假),但是反预期的“X 不敢相信 Y”构式居然把谓语核心动词的叙实性给扳过来了,使整个构式成为一种叙实的表达方式,即这种构式规定其宾语小句 Y 所表示的命题 y 必须是真的。并且,这种逆转叙实性的功能不能归因于“不能/不愿/不肯/不敢/无法/难以”等表示否定性意愿的词语。因为,这种词语在修饰叙实动词“知道”、反叙实动词“假装”和非叙实动词“认为”时,并不能改变这些叙实性不同的动词的宾语小句的真值设定。例如:

(40) 他在监狱中不能/无法知道外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拟)

(41) 他不肯/不敢假装自己是英国人,因为他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说。(自拟)

(42) 他不能/不敢认为自己的法庭辩论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自拟)

叙实动词“知道”预设宾语小句“外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所指为真、反叙实动词“假装”预设宾语小句“自己是英国人”的所指为假、非叙实动词“认为”并不预设宾语小句“自己的法庭辩论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的所指为真(或为假),受到表示否定意愿的“不能/不肯/不敢/无法”修饰以后,整个句子对宾语小句的真值设定没有任何改变。

由此可见,“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叙实性语义特点,既不是由作为谓语核心的非叙实动词“相信”决定的,也不是由否定式意愿表达“不敢”等决定的,也不可能是由“不敢相信”等对信念的否定意愿组合来表示的。因为如上文所述,“不敢”类否定意愿表达并不能改变动词的叙实性。这也就是说,“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反预期意义和叙实语义,不是由构式元素按照短语结构语法的规则,通过自底向上的逐层组合而合成出来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作为“X 不敢相信 Y”构式意义的关键要素的叙实性语义,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通过考察大量的例句及其上下文语境,终于领悟到(grok):这种构式意义是由整个的“X 不敢相信 Y”构式,特别是其中的谓语核心“不敢相信”,用在特定的意外情境中,由语言使用者(话主或说话人)的惊讶心理激发而涌现出来的。因为,“不敢相信”等表示对信念的否定意愿,即不愿意相信 y,或者说不情愿悬置(suspend)对 y 的不信任;而意外情境和惊讶心理激发了反预期的意义,指明话主或说话人对于 y 的预期被事实颠覆了。也就是说,当事实 y 颠覆了话主或说话人对它的预期以后,他们不得不在惊讶中不情愿地悬置对 y 的不信任(即只能相信 y 为真)。这种构式意义背后的概念结构基础是一种惊讶的心理体验和经验图式:当事实颠覆信念之后,惊讶于事情的结果居然跟预期相反;于是,不得不很不情愿地悬置不信任。这种心理经验,可以形象地称之为“魔术效应”(magic effect)。

看过魔术表演的人都有这种经历:当一个魔术节目上演到最后一幕时,观众看到了不可能的事情。比如,魔术师刚刚让观众检查过的空空如也的帽子中,凭空飞出一只甚至一群鸽子。观众们瞬间呆住了,因为他们体验到了不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心理震撼,不可能的结局打破了他们所有的期待。其中,魔术师利用人们由于大脑回路的局限性而不可避免的错觉,做着观众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使观众产生一种转瞬即逝的生理和心理反应——惊讶,来作为对于期

望与现实之间有巨大差异的意外之事的回应。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惊讶是人们用来交换不同形式的现实(第一现实,包括真正的现实或期望的现实 vs. 第二现实,包括看到的现实或错觉的现实)的货币。魔术师和观众共享着人类关于现实世界、物理环境、社会习俗等的内隐知识(implicit knowledge),他洞察观众的高效的预测能力以及自以为能够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心理,利用他们的错觉来呈现一种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最后,使观众在一片惊讶声中,不情愿地悬置对于这种眼见为实的错觉的不信任。这一点,跟小说、戏剧等文学艺术略有不同。作家通过他们所创造的虚构世界(即第二现实)的逼真性和逻辑性,使读者和观众悬置他们的批评能力,忽视故事的不可能性;最终心甘情愿地悬置不信任感(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而魔术师则利用人们的错觉,把不可能(第二现实)体验为真实(第一现实);最终在警觉与惊讶中,心有不甘地悬置不信任感(un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比如,当我们看到彼得·潘在电影中飞翔时,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情景是虚构的;但是,我们还是代入感极强地沉浸在那个富有艺术气息的第二现实中,纯情地(乃至痴情地)不去质疑它的真实性。而当我们看到美国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在舞台上飞行时,我们会觉得飞行是真实的,尽管我们知道这并不可能;但是,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不可能却又足够真实的情景,很不情愿地暂时悬置对于这个不可能真实的第二现实的不信任。^④

不情愿地悬置不信任这种魔术效应,正好可以用来刻画“X 不敢相信 Y”类构式的概念结构和心理基础:话主或说话人根据常识和预期,本来不相信宾语小句 Y 所指谓的情景 y 是真实的;但是,当事实颠覆了他们所持的这种不可能的信念以后,他们只能在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境中,在惊讶的心境下,很不情愿地暂时悬置对于这种不可能情景的不信任。正因为如此,这种构式往往用于意外语境中,并且用于表示惊讶语气的上下文中。例如:

(43) 当时我很受震动,我不敢相信女人可以越来越有魅力。(CCL 语料)

(44) 太令人意外,许多人都不愿相信,老作家、诗人徐迟会如此匆匆离去,没有告别,没有遗言。(CCL 语料)

(45) 我丈夫对我们的友谊感到吃惊,后来逐渐又转为嫉妒。“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们之间没有什么。”他说,“你们的关系怎么会那么密切呢?”(BCC 语料)

(46) 讲师看了交上去的论文后十分惊讶,不肯相信内容如此丰富的论文出于弟子笔下。(CCL 语料)

除了使用上述表示惊讶语气的词语作为烘托,在“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谓语核心“不敢相信”之前也经常使用表示出乎意料的“竟、竟然、居然、简直、怎么也”等词语。例如:

(47) 走进狭小拥挤的院落,望着那昏暗简陋的诊所,我一时竟难以相信:这就是全国十大杰出职工之一姜健工作的山东曲阜市红十字医院。(CCL 语料)

(48) 没想到你第一次滑雪,就滑得这么好,才摔了两个跟头。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以前从来没滑过。(CCL 语料)

(49) 外国人住进这些风格各异、典雅舒适的房间时,怎么也不能相信如此高质量的建筑竟只有如此低廉的造价!(CCL 语料)

此外,还可在 Y 小句内部使用这种表反预期义的副词,如上文例(38)(39)所示。也就是说,“X 不敢相信 Y”构式往往用于意外语境,并且是沉浸在惊讶和反预期语气之中的;表达了当事实 y 颠覆话主和说话人的信念之后,他们不情愿地悬置不信任的心理体验和认知图式。

^④ 参看 Martínez 和 Camí (2022) 原文及其中译。其中加入了笔者的理解和发挥。所以,如要引用,务请核对原文。另外,“魔术效应”这个概念,也是笔者杜撰的。

综上所述,“X 不敢相信 Y”构式不仅是一种相对固定的“形式—意义”配对,并且其构式意义还反映了人们一种普遍的心理经验,具有坚实的概念结构基础。具体地说,这种构式适用于意外情境,正是语言使用者出乎意料的惊讶心理激发和促动了“X 不敢相信 Y”构式超越了其组合性语义,压倒了其不预设 y 为真(或为假)的非叙实意义,从而涌现出如下的构式意义:当事实颠覆了信念之后,话主/说话人不情愿地悬置对 y 的不信任,使得这种构式具有预设 y 为真的叙实性意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典型的语言构式的意义往往对应一种存储在人们长期记忆中的特定心理体验和概念图式。可资参考的是,Goldberg(1995: 5、6)富有启发性地指出:简单的小句构式跟反映对人类经验来说属于基本情景的语义结构存在直接关联,构式所涉及的论元结构跟动态的情景相关联,这种动态的情景就是一种植根于经验的格式塔(心理完形);比如,某人自愿把某物转让给别人,某人使得某物移动或改变状态,等等。并且,微妙的语义和语用因素对于理解针对语法构式的限制是至关重要的。^⑤

5. “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反叙实意义及其实现条件

关于“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叙实性的分析如果到此为止,那么尽管其语义表达有一些出人意料的特点,但是这种构式在语义学上不过是平凡的。令人既烦恼又兴奋的是,有些“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实例似乎并不预设宾语小句 Y 的所指 y 为真,而是依然质疑 y 的真实性,顽强地不愿悬置不信任;或者,索性预设其为假,就像那些坚信“眼见也不一定为实”的魔术观众一样,瞪大眼睛来寻找魔术师的破绽。总之,这种实例体现出“X 不敢相信 Y”构式本来的组合性语义,即由核心动词“相信”所决定的整个构式的非叙实意义;甚至通过一定的形态句法手段和语境信息的烘托,来显示这种构式的反叙实意义,即预设宾语 Y 的所指 y 为假。当然,这里面又有多种情况,需要分别讨论。

下面,先讨论话主 x 抵抗承认宾语小句 Y 的所指 y 具有真实性的情况。例如:

- (50) 虽然各种推测不断地流传着,然而大多数人依旧不愿相信迈克已经死掉。他们坚信迈克一定还活着。(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事实上,迈克已经死掉/还活着。}
- (51) 鲍威尔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视台的采访时还说,不能相信伊拉克提交的参与武器开发项目的科学家名单完全真实可靠。(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事实上,这个名单完全真实可靠/确实不真实。}
- (52) 爱因斯坦当然是不服气的,他如此虔诚地信仰因果律,以致决不能相信哥本哈根那种愤世嫉俗的概率解释是合理的。(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事实上,那种概率解释是合理的/是不合理的。}
- (53) 我很抱歉,医生。不管你说什么,你都不能让我相信她是我母亲。我们可以一直这么谈下去,但这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BCC 语料){后续句测试:事实上,她是我母亲/不是我母亲。}

从这些句子的后续句测试结果来看,好像这些“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实例是非叙实的,所以,不能限定宾语小句 Y 的所指 y 的真假。这反映出在脱离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小句主语(即话主)的信念和态度在起主导作用。于是,“X 不敢相信 Y”构式本来的组合性语义,即由核心动词“相信”所决定的整个构式的非叙实意义占了上风。但是,从这些例句上下文提供的信息来看,说话人肯定宾语小句 Y 的所指 y 是真的。这反映出是说话人的信念和态度在起主导作用。于是,“X 不敢相信 Y”构式涌现出的规约性语义,即宾语小句 Y 的所指 y 出人意料

^⑤ 参考中译本第 5、6 页。不过,我们这里的翻译跟中译本多有不同。

地是真的这种叙实意义占了上风。这里我们看到了话主对于悬置不信任的抵抗,看到了说话人对于悬置不信任的坚持;看到了话主和说话人在对待宾语小句 Y 的所指 y 的真实性上的信念和态度的冲突,体会到了文本故事的情节曲折性和叙事的张力(narrative tension)。这种文本通常是语文考试中阅读理解题的好材料,语义矛盾的多个候选选项,比如例(50)中的“迈克已经死掉”“迈克还活着”等,貌似都有可能是对的,但实际上只有一个是正确的(符合本句及其上下文的意思)。

当话主的信念和态度在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如果他不愿意悬置对宾语小句 Y 的所指 y 的真实性的不信任,那么 y 的真实性就得不到保证;并且跟 y 语义相反的命题(记作“~y”)恰恰是话主所坚信的。于是,这种构式就成为一种反叙实的表达形式,具有挑战这种构式在语义上的魔术效应的表达功能。例如:

- (54) 我一直不肯相信生命中有永远的失落,永远的失落只有在自暴自弃的人身上才能找到。(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事实上,生命中没有永远的失落/生命中有永远的失落。}
- (55) 我们不能相信这些话真是杨朱说的,但是这些话把杨朱学说的两个方面,把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学,总结得很好。(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事实上,这些话根本不是杨朱说的/这些话真是杨朱说的。}
- (56) 面对这一不争的事实,蒋廷黻开始从主和逐步转为备战。他说“我也不敢相信和平可以廉价取得,我和他们都主张从速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事实上,和平根本不能廉价取得/和平的确可以廉价取得。}
- (57) 他们坦率地承认,人的理智无法给许多对人类极为重要的问题找出最后的答案,但是他们不肯相信有某种“高级的”认识方法,使我们能够发现科学和理智所见不到的真理。(CCL 语料){后续句测试:事实上,根本没有某种“高级的”认识方法,使我们能够发现科学和理智所见不到的真理/的确有某种“高级的”认识方法,使我们能够发现科学和理智所见不到的真理。}

从对这些句子的后续句测试的结果来看,这种“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实例是反叙实的,即预设其宾语小句 Y 的所指 y 为假。其话语条件是,话主的信念和态度在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的实现方式是,或者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使得话主与说话人重叠起来;或者是说话人站在话主的立场上,即说话人完全认同话主的信念。后一种情况通常需要宾语小句 Y 的所指 y 是明显荒谬的,而跟其语义相反的逆命题(即“~y”)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比如,例(56)(57)中宾语小句“和平可以廉价取得”和“有某种‘高级的’认识方法,使我们能够发现科学和理智所见不到的真理”所表示的命题,都显然是无人相信的谬论;而其逆命题“和平不能廉价取得”和“没有某种高级的认识方法,使我们能够发现科学和理智所见不到的真理”,都显然是人所共知的真理。毕竟,听者、读者是带着世界知识(world knowledge,包括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和常识[common sense])去预测和理解话语的意义的。在当今世界,一个理智正常的人是不会相信上述 y 命题的。

从真实文本语料来看,当说话人站在话主的立场上,同意话主的信念时,一般是要在本句或者上下文语句中进行显式标记的。例如:

- (58) 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伤亡数字还将节节攀升。据此,世人无法相信所谓“精确制导战争”可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理论”。(CCL 语料)
- (59) 2004 年 12 月 15 日美国声称要把伊拉克“变得更美好”,这对今天的伊拉克人来说还是个奢侈的目标,他们中大部分人还在为体面地生存而苦苦挣扎,等待和平正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伊拉克人民无法相信将在新的一年能追寻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和平与安定。(CCL 语料)
- (60) 美国虽不反对对朝鲜冻结核设施进行补偿,但自己却无意参加,使朝无法相信美国会真正改变政

视政策。(CCL 语料)

- (61) 美国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 60%都用于军事方面。人们难以相信 这种援助对中东的发展与和平会有积极作用。(CCL 语料)

例(58)中“精确制导战争”和“理论”加引号,表示了说话人对于它们的不认可,并且还在“精确制导战争”前加了修饰语“所谓”来表示不承认。例(58)-(61)这四个例子都在“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上文,对 Y 所表示的命题 y 的不可信进行了铺垫和渲染。这说明当说话人跟话主在立场和信念上对齐(alignment)时,他是要额外付出代价和努力的;或者形象地说,他是要缴纳或多或少的“对齐税”(alignment tax)的。

6. 用名词标记“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叙实性

为了明确标记“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反叙实性,一种更加激进的做法是在本句或上下文中,把 Y 所表示的命题 y 直接用“谎言、谣言、不实之词、歪曲之辞、花言巧语、虚假广告”等反叙实名词来称述和编码。^⑥ 例如:

- (62) 类似的越出常规的言论,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谎言,千万不能相信。要知道,吹牛,是一切骗术的基本手段。(CCL 语料)
- (63) 印度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阿·库马尔说“对于这些歪曲之辞,我们都不能相信。他们(指中国运动员)是通过艰苦努力来提高自己的。”(CCL 语料)
- (64) 就金刚不坏之身等等,尽管这些东西听起来十分具有诱惑力,但千万不能相信,而且越是具有诱惑力的诸如此类的花言巧语,就越是不可相信。(CCL 语料)
- (65) (广告)为人们乐于接受的一种有效的促销手段。然而,有些电视广告却令人难以相信,尤其一些欺诈骗消费者的虚假广告,诱导消费者上当受骗,为此而对簿公堂。(CCL 语料)

诸如此类在词汇和形态句法方面的标记行为,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本来由信念与否定式愿望为谓语核心的句子,在语义组合性原理的作用下,宾语 Y 所表示的命题 y 是可真可假的;但是,当用于意外语境中时,在惊讶于事实颠覆信念的心理经验的启动和激发下,逐步涌现出了叙实意义。结果,这个构式的叙实性意义发生倾斜,表示命题 y 为真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相应地,表示宾语 Y 所表示的命题 y 为假的功能被上锁了。如果要解锁这种意义,那么需要进行额外的激活和启动。

与此相对,为了明确标记“X 不敢相信 Y”构式是叙实的,即宾语 Y 所表示的命题 y 为真,一种同样激进的做法是在本句或上下文中,把命题 y 直接用“事实、现实、真事”等叙实名词来称述和编码。例如:

- (66) 天啊,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一下子就没有了陈伯伯。小梅不能相信 这个事实,正如当初[不能相信]母亲死去一样。(CCL 语料)
- (67) 当一切渐趋平静,幸存的人们无法相信 房倒屋塌,亲人遇难的现实。(CCL 语料)
- (68)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博士、硕士可生二胎,对无知识的农民加强人口控制,我真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CCL 语料)

另一种办法是通过转喻手段,用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来代替看、听等感觉行为及相应结果,来强调“X 不敢相信 Y”构式中 Y 所表示的命题 y 的亲历性和真实性。例如:

^⑥ 关于名词的叙实性和叙实名词与反叙实名词的区别,详见袁毓林和寇鑫(2018)、寇鑫和袁毓林(2018)。

- (69) 突然,我的眼前闪过一丝不和谐的光,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儿子的黑头中,竟然也夹杂着一茎白发! (CCL 语料)
- (70) 这样一个道貌岸然的人,竟然能对我说出那样露骨的话,让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CCL 语料)

此外,还可通过反事实表达来强调“X 不敢相信 Y”构式中命题 y 的亲历性和真实性:

- (71)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真不敢相信,他竟是位造林 40 余年的老英雄。(CCL 语料)
- (72) 如果不是两位指导在旁边用手势进行指挥,你实在难以相信这些跳舞的女孩全都是聋哑人。(CCL 语料)

由此可见,相对而言“X 不敢相信 Y”构式是一种高成本的表达形式。因为它在叙实性上具有歧义性,所以通常需要通过上下文和有关标记性词语来指明宾语 Y 所表示的命题 y 的真假。这使人想起了著名的墨菲定律(Murphy's law):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类似地,一种句式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义解释,而其中一种语义解释将付出更大的表达代价,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往往又会反过来促使另一种本来表达代价不大的语义解释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来进行词汇或形态句法的编码。这就是语言运用的一种动态博弈的过程,推动了相关构式在形式、意义及其匹配关系上的不断调整和出人意料的变化。

7. 结语:惊讶于事实颠覆信念的英语表达

上文比较详细地描写了汉语“X 不敢相信 Y”构式的三种不同构式意义及其叙实性特点,特别是这种构式的叙实性变异情况以及其概念结构基础和心理机制。那么,类似这种表示惊讶于事实颠覆信念的语言意义,在英语中是怎么实现和表达的呢?为了简单,我们集中考察跟动词“believe”相关的句子形式。先看牛津词典对“believe”的释义:⑦

believe: to feel certain that sth. is true or that sb. is telling you the truth. (相信;认为真实)

再看牛津词典给出的相关例句:

- (73) People used to believe (that) the earth was flat. (人们一度认为地球是平的。)
- (74) The man claimed to be a social worker and the old woman believed him. (那个男人自称是社会福利工作者,老妇人信以为真。)
- (75) I do believe you're right. (= I think sth is true, even though it is surprising.) (我的确相信你是对的。)
- (76) He refused to believe (that) his son was involved in drugs. (他不愿意相信他的儿子沾染毒品。)

从例(73)(74)可见,信念动词“believe”并不预设宾语 Y 所表示的命题 y 的真假;尽管事实上例(73)中“the earth was flat”这种观点被科学证明是错的,例(74)整个句子也似乎在暗示“he is a social worker”是假的。同样,尽管例(75)在“believe”之前用了强调肯定的标记“do”,也不能保证“you are right”的所指就是真的;尽管例(76)在“believe”之前用了隐性否定动词“refused”,也不能保证“his son was involved in drugs”的所指就是假的。当然,例(76)的中文翻译“不愿意相信”,可能对于我们识解其宾语小句的所指的真值有一定的误导性。

但是,当“believe”之前加上助动词的否定形式“can't”,形成“X can't believe Y”构式以后,宾语小句 Y 的所指 y 的真值就基本上倒向为真。例如:⑧

⑦ 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第175-176页,商务印书馆,2018年。

⑧ 这些例子检索自网络。

- (77) I can't believe that she cheated on me.(我不敢相信她居然欺骗了我。)
(78) I can't believe that they are having twins.(我不敢相信他们居然有一对双胞胎。)
(79) I can't believe that a company like this could make money.(像这样的公司也能赚钱,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例(77)的宾语小句是过去时,例(78)的宾语小句是现在进行时或将来时,例(79)的宾语小句是现在时或过去时可能式;但是,整个句子都预设了宾语小句Y所指的命题y为真。那么,构式“X can't believe Y”有没有预设命题y为假的实例呢?应该是有的,尽管数量不多。我们从一些英语小说的中文翻译例句中约略可以看到这一点。具体情况还需详细调查。

之所以不同的语言都有这种表示惊讶于事实颠覆信念的语句形式,可以从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⑨找到答案,即个体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愿望、信念、动机等心理状态跟其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与理解,并据此解释和预测他人行为的心理能力。事实上,心智理论的核心是:个体基于自身的经验对他人的心理活动及随之而来的可能行为的揣摩。这种揣摩他人心理的能力是人类处理社会世界的一项基本能力,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在社会上立足、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个体的心智理论毕生都处在发展变化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中。^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以揣摩他人心理为目标的心智理论中,愿望和信念是两种非常重要的心理状态,它们往往是激发人们采取某种行为的直接原因。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观念决定行动”。值得注意的是,“X 不敢相信 Y”或“X can't believe Y”一类构式,居然包括了愿望和信念两种心理状态,额外加上了否定这种心理操作。结果,惊讶于事实颠覆信念的特定心理,促使这种构式在其组合性语义“x 不愿意信任 y, y 可真可假”之外,涌现出了“x 不情愿地悬置不信任 y, 尽管 y 为真”之类强势的规约性意义;并且,在特定的语境条件下,在 x 坚持质疑和不肯悬置不信任 y 的心理驱使下,又解锁出“x 不愿意悬置不信任 y, 显然 y 为假”之类弱势的规约性意义。这种构式的强势规约性意义不仅绝对地压倒弱势的规约性意义,而且这两种规约性意义又绝对地压倒这种构式的组合性意义。这种构式内部不同的叙实性意义的不均匀分布,似乎具有跨语言的共性。这也许可以归结为,人类相同的心智理论造成相同的概念结构;相同的概念结构又促动了相同的语义结构,而相同的语义结构自然会通过相同的语言形式(构式)来表达。

最后,我们借用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1879—1955)的诗句来结束全文“蠕动的现实超过了扁平的头脑”(《混沌的鉴赏家》,1942年)。是的,形式上纷繁多姿、意义上微妙深奥的语言事实,可能会超出我们目前的语言学知识水平;但是,正是在向这种未知现象的探索过程中,显示出语言学事业的无穷趣味和蓬勃生机。

参考文献

- 寇鑫 袁毓林 2018 《汉语叙实反叙实名词的句法差异及其认知解释》,《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辑),上海辞书出版社。
李新良 袁毓林 2016 《反叙实动词宾语真假的语法条件及其概念动因》,《当代语言学》第2期。
袁毓林 2020a 《叙实性和事实性:语言推理的两种导航机制》,《语文研究》第1期。

^⑨ 通常把“theory of mind”翻译为“心理理论”,也有人主张直接译为意义更加透明的“心理揣摩”。

^⑩ 关于“心智理论”,我们参考了《从交叉科学的视角探索 Theory of Mind 回顾》,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 2022-12-27; <https://mp.weixin.qq.com/s/1QYeJB3wpycqAE2oa1IE6g>。这里,我们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发挥。如要引用,务请核对原文。

- 袁毓林 2020b 《“忘记”类动词的叙实性漂移及其概念结构基础》,《中国语文》第5期。
- 袁毓林 2020c 《“记得”的叙实性漂移及其概念结构基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袁毓林 2021 《从语言的“多声性”看“假装”句的解读歧异》,《语言战略研究》第5期。
- 袁毓林 寇 鑫 2018 《现代汉语名词的叙实性研究》,《语言研究》第2期。
- Degen, Judith and Judith Tonhauser 2022 Are there factive predicat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Language* 98(3): 552-591.
- Goldberg, E. Adel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译本《构式: 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吴海波译,冯奇审订,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 Kiparsky, Paul and Carol Kiparsky 1970 Fact. In Manfred Bierwisch and Karl Erich Heidolph (eds.), *Progress in Linguistics: A Collection of Papers*, 143-147. The Hague: De Gruyter Mouton.
- Martínez, M. Luis and Jordi Camí 2022 For neuroscience, magic opens a doorway to multiple realities. *Psyche* (<https://psyche.co/ideas/for-neuroscience-magic-opens-a-doorway-to-multiple-realities>). 《神经科学笔下的魔术 通向多重现实的大门》,群山回唱译, Zen 审校, 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https://mp.weixin.qq.com/s/W36qbO cTUVFJ-F7xxV0mlg>。

袁毓林 澳门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学研究 中心 yuanyl@pku.edu.cn

第十八届中国当代语言学 暨第八届老年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在京举办

2024年4月20日至21日,第十八届中国当代语言学暨第八届老年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举办。本届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代语言学》编辑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老年人语言能力的常模、评估及干预体系研究”(21&ZD294)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承办。本次会议与“老年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同时举办,来自海内外的80余名学者参加了讨论。

开幕式由《当代语言学》主编完权研究员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顾曰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沈家煊研究员、承办方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蔡静副院长致开幕词。北京外国语大学顾曰国、北京大学高一虹、江苏师范大学朱晓农、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家煊、北京师范大学罗仁地(Randy LaPolla)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向明作特邀报告。同济大学黄立鹤、北京语言大学马秋武、中山大学龙海平、华中师范大学朱斌、复旦大学陈振宇、北京大学徐晶凝、南京大学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权作大会主旨报告。大会共设8个小组讨论,宣读论文63篇,介绍并探讨了国内外语言学学科的最新进展及个人最新研究成果。本届会议秉承历届传统,突出语言学交叉领域、交叉学科前沿研究,包括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研究以及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尤其突出老年语言学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

完权研究员致闭幕辞,宣布下一届“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将在2026年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翼教授代表下一届会议承办方陈述致辞。

(彭馨葭 张小倩)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uly , 2024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YUAN Yulin , Factivity reversion and magic effect in non-factive construction “X *bugan xiangxin* Y” (X 不敢相信 Y): “Un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due to the contradiction with f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activity status of “X *bugan xiangxin* Y” (X 不敢相信 Y, “X can’t believe Y”) based on its three different construction meaning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since *xinagxin* (相信, “believe”) is a non-factive verb expressing belief, the construction “X *bugan xiangxin* Y” is non-factive (which does not presuppose the truth value of the proposition *y* denoted by the object Y). However, due to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 (i. e. magic effect) caused by the surprise that fact overthrows the belief, the construction can become factive and presupposes that *y* is true. As a result of this reversion of factivity, strong conventional meaning emerges as “*x* unwillingly suspends the disbelief about *y* because *y* is unexpectedly true”. Accordingly, in specific contexts, driven by the doubt of *x* who refuses to suspend the disbelief about *y*, a weak conventional meaning (“*x* is unwilling to suspend the disbelief about *y* because *y* is obviously false”) can be unlocked and the construction becomes counter-factive (which presupposes that *y* is false). It is worthy of note that the counter-factive and non-factive instantiations of this construction are absolutely outnumbered by the factive instantiations.

Keywords: construction (meaning), factive reversion, magic effect, emerge, unlock, (compositional vs. conventional) meaning

WU Huaicheng , Is *de*₁(的₁) a suffix or an adverbial marker?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rticle “Shuo *de*” (说“的”) by Zhu Dexi (朱德熙), studies of *de* (的) have long been a focu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grammar. The paper claims that *de*₁ and *de*₂ cannot be completely divided. Both have been derived from the same *de* (地) in Middle Chinese where most attributes can function as an adverbial. Whether *de*₁ occurs in adverbial-head construction or not is determined by the integration degree of the modifier and the head. Adverbial-head constructions without *de*₁ and “X + *de*₁” constructions can both be taken as nonce words. As an affix in nature, *de*₁ functions syntactically as an adverbial marker. Its pragmatic function is for cognitive grounding which identifies the head by profiling the adverbial.

Keywords: *de*₁(的₁), cross relation, integration degree, cognitive grounding, adverbial marker

GAO Liang and LI Jiantao , The emergence of three informing grammar devices in child Mandarin acquisition